为救顾妄言，我献出心头血。

他承诺娶我入门。

却在婚礼前夕，逼我剜出心头肉。

给沈书做药引。

心口结痂的伤犯疼，我面露恐惧，拒绝道：

“不行，我会死的。”

顾妄言不以为意，强硬拽住我的头发。

“心头血都放了，还怕这一块肉。”

他亲自操刀，剜出我的心头肉。

血腥味弥漫，沈书面露恐惧，躲进顾妄言怀里。

他怕吓到沈书，让保镖把我扔出去。

当晚，我在手术室里，命悬一线。

他和沈书却在婚礼上深情拥吻。

手术结束，我一夜未归。

顾妄言含着怒气，威胁我：

“再耍小脾气，别想进顾家的门。”

我心口发凉，撕掉孕检单。

顾妄言，顾家的门我不进了。

我的族人，三天后就来接我。

1

手术结束，护士给我换药。

“你失血过多，家人怎么没来陪护，还怀着孕，需要替你联系孩子的父亲吗？”

“没必要。”

窗外大屏上，是他们亲吻的视频。

我心底苦涩。

护士眼底闪过同情，或许是这事见多了。

她打开电视，想转移我的注意力。

入眼就是，顾妄言的婚礼采访。

沈书口红晕开，脸上尽是红晕。

顾妄言亲昵搂住她耳语。

“我会包下全城大屏，告诉他们，你是我的新娘。”

“更是我唯一的爱人。”

他洋溢着我从未见过的满足。

这才是娶到爱人的模样。

而不是面露难色，找借口把我扔出去。

护士满脸欣慰，有些激动。

“顾总真是好男人，昨天公开表白。”

“今天上午，沈小姐头疼，就亲自抱她过来，紧张的要死，爱她爱到骨子里了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

“至于你老公，要是对你不好，赶紧换一个。”

护士离开，顾妄言给我打电话。

“舒澄，昨天怎么没回家，别耍小脾气，不然你别想进顾家的门……”

我没等他说完，径直挂了电话。

眼泪流出，又咸又涩。

孕检单被撕碎，进了垃圾桶。

顾家的门，我不进也罢。

“长能耐了，学会挂我电话！”

门被大力踹开，顾妄言脸色发黑，出现在我面前。

我只被吓到一瞬，之后面无表情。

他不爽被我忽视，讽刺道：

“怎么，流了点血就来住医院，扮成可怜样给谁看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能不知道。”

“你是药人，不老不死，心头血可解百毒，心头肉更是灵丹妙药。你只是流点血，少块肉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可沈书没了心头肉，是会死的。”

如果我的玉佩还在，的确没事。

可很久之前，他抢走我的玉佩，送给沈书。

我泣不成声，告诉他没玉佩我会死。

他却满脸不耐，夺过玉佩。

拂过沈书裸露的肌肤，亲自为她戴上。

高高在上，尖酸刻薄道：

“别装了，一块玉佩都舍不得。想要什么样的，我都能给你，真是没见过好东西。”

思绪收起，我微微摇头。

“顾妄言，我们离婚吧。”

他惊讶一瞬，上下打量我，很快回神。

眉间浮现厌恶，眼底不耐，轻嘲道：

“呵，舒澄，学会威胁我了。你现在好好的，一点伤都没有，跟我耍什么脾气。”

“反倒是沈书，身体一直不舒服，也没这样耍脾气。真是胆肥了，看来我对你太好了。”

对我好？

我嘲讽一笑，轻描淡写说：

“那你对我可真好，亲手剜开我的胸口，不顾我血流不止，赶我出去，还把我的婚礼变成一场笑话。”

他不嫌恶心，我还嫌恶心。

顾妄言身形一滞，露出笑容。

“我就知道，你因为婚礼生气。不要吃醋，婚礼上的吻，都是家族的安排，我只爱你，我们证都领了，你何必计较一场婚礼呢。”

要是以前，我一定会立马原谅他。

可现在，没必要了。

我避开他伸出的手，神情严肃。

“我没吃醋，我们离婚。”

2

“舒澄，你别跟顾总置气，我们真是只是合作关系，吻也是借位的。别因为这点小事，影响你们的感情。”

沈书突然推门而入，插进我和顾妄言中间。

她双眼含泪，娇弱不已。

好像生怕我误会他们。

顾妄言眉间微蹙，环抱住她。

“怎么不好好休息，还有哪不舒服？”

他的温柔从没放在我身上过。

沈书泪眼朦胧，拽住我的袖子。

“都怪我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受伤，更不会跟顾总置气。我向你赔罪。”

她突然掏出水果刀，往自己胸口上捅。

鲜血浸染衣物，顾妄言恶狠狠推开我。

他紧张沈书的伤，冷眼几乎将我戳穿。

“你满意了！沈书心地善良，身体本就不好，你还在胡闹，把她往死路上逼……”

“要是她出事，不光沈家不放过你，我也不会放过你！”

我盖住手臂上自残的伤疤。

知道她只划开一层皮。

看着吓人而已。

这种把戏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

顾妄言总是因为别人，先对我伸出利刃。

以往我会歇斯底里，跟他大吵一架。

像个疯子一样，挽回他对我的态度。

现在，不重要了。

我别开脸，捂住小腹说：

“我等着。”

染血的匕首掉到床上。

我知道，这是他的威胁。

办出院时，顾妄言把我绑起来。

“沈书需要你的血，你得救她。”

“你放心，只要你乖乖把血给她，我们就补办婚礼。”

我心底冷笑，没有回答。

他脸色瞬间难看，拽住我的头发，按在墙上。

“你不愿意，可别怪我强来。”

这次比手术痛一万倍。

没有麻药，缝合的伤口被扯开。

他丝毫不顾我的状态，只求最快取到血。

我生生被疼昏过去。

意识昏沉间，沈书和顾厢聊得火热。

她亲切握着沈书的手。

“哎呀，等你好了，一定给顾家生个大胖小子，你看阿言为了你，跑了多少趟，头上的汗都来不及擦。”

顾妄言从来都是神情自若。

他那样着急，都是为了沈书。

胸口撕裂般疼痛，我根本睁不开眼。

顾妄言嗓音柔和，离我很远。

“别担心，我刚刚抽了她不少血，你要是再不舒服，不用看她脸色，我不会让她威胁你。”

生理上的疼，早已被心中的创口掩盖。

眼泪顺着眼角流下……

再睁眼时，已经回到家。

沈书被照料的很好，顾妄言才注意到我。

他搂住我，向我道歉。

“舒澄，对不起，我怕影响效果，才没给你打麻药，你的胸口还疼吗？”

我早已麻木，感受不到疼，心底苦笑。

顾厢突然开口，刻薄不已。

“疼什么疼，不就流了点血，她就该疼，疼了才能长记性。”

说着她看向我，言语讥讽。

“别忘了是你求着进顾家，架子摆的不小，还不想救沈书，家里没你说话的份。你要再这样不安生，小心我让顾妄言跟你离婚。”

“现在大家都知道，阿言和沈书是天生一对，就算你出去闹，他们只会以为你小三上位，欺负沈书，唾沫星子都能把你淹死。”

最开始，大姑子就不喜欢我。

甚至在顾妄言跟我领证时，把户口本藏起来。

为了让她待见我，我在她面前卑躬屈膝。

给她端茶递水，按摩捶背。

她才松口，让我们领证。

如今看来，她依旧看不起我。

心里也有新弟媳人选。

那张结婚证，领的太早。

后天族人就能来接我。

我在这儿待不久。

3

半夜我下楼喝水。

路过书房，听见顾厢和沈书的谈话。

“别担心，外面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弟媳，你们俩就差一张证，这还不简单。”

“他们的结婚证是假的，我让那些人陪着他们演戏，办了个假证，却把舒澄哄得团团转，她捧个假证，跟捧宝贝一样，跟没见过世面的傻子一样。”

我的心被猛烈撞击，手不住地颤抖。

脑海里是她似笑非笑的眼神，眼底的轻蔑几乎溢出来。

原来，我视若珍宝的结婚证是假的。

那这件事，顾妄言知道吗？

我不敢多想。

狼狈回到卧室，翻出结婚证。

上面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合照。

当时，我们因为沈书的事吵架。

恨不得离对方远远地。

根本看不出是一对夫妻。

但我最喜欢这张照片。

甚至把手机屏保设成它。

把照片放大，挂在卧室。

弥补我们的婚纱照。

却没想到，被他亲手烧掉。

“这张不好看，我们将来会有更好看的。”

可他从不跟我合照。

怎么会有更好看的。

我接受他的解释，等着他给我婚礼。

给我一张更好看的合照。

却等来剜开心口的一把刀。

等来他和别人的婚礼。

等来一张假结婚证。

小腹气的生疼，或许是孩子替我打抱不平。

我像他当年烧掉照片一样，烧掉结婚证。

眼睛干涩无比，我已经哭不出来。

沈书闯进来，满脸得意，将顾妄言的情书甩到我脸上。

“你还没认清自己的位置，阿言接近你，是为了我的病。而你，不过是可笑的替身，你没发现他喜欢吻你胸口的痣吗？”

她扒开领口，相同的位置，也有一颗痣。

“而且，你们的结婚证是假的，都偷听见了还赖着不走。。”

情书散开，字字衷情。

我认出那是顾妄言的字迹。

“我愿意为了你接近她。”

“结婚证是假的，我不过是为了稳住她。等到你的病治好，我会娶你。”

我嘲笑自己是个小丑。

原来，一切都是假的。

她咬牙切齿，上前一步想打我。

却被我的宠物乐乐咬了一口。

下一瞬，乐乐被顾妄言踢出去，摔到地上。

顾妄言脸色铁青，把沈书护在怀中。

“舒澄，你管不好狗，我替你来管！”

我拼命想护住乐乐，却无能为力。

他让人把我绑起来，跪在院子里。

亲耳听乐乐惨叫，看它的血流干。

我声嘶力竭，喉咙喊肿。

他们把我关进地下室。

说顾妄言让我面壁思过。

我大脑昏沉，额头滚烫，抽不出任何思绪。

只想赶紧回到家乡。

4

“在地下室刺激不刺激？”

一墙之隔的另一边，上演活春宫。

我也被吵闹震醒。

心里再没有任何感觉。

却不想，沈书拿着肉汤过来。

拽着我的头发，硬要灌进去。

“赶紧喝啊，这可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。”

她不怀好意的笑，让我心惊。

我抗拒不已，汤里泛着腥臭味。

沈书双眼泛光，凑近我说：

“不认得了？这可是那个小畜生。”

我瞬间反胃，阵阵作呕。

眼眶充血，恨不得将她大卸八块。

她竟然把我的乐乐，做成汤。

愤怒冲上头脑，我打翻汤碗。

掐住沈书的脖子，把她往外拉。

我要让她给乐乐道歉。

却不想，刚上楼梯，就碰到顾妄言。

他视线紧锁沈书，生怕她出一点事。

他还以为，我和以前一样。

为了一个婚礼要死要活。

“舒澄，这件事就是你的错，你非但不反思，还想伤沈书。”

“你这样的女人，永远都进不了顾家，还不赶紧放开她，兴许我高兴了，还能给你补一个婚礼……”

他英俊的脸庞，变得不堪入目。

我冷嘲一声，刚想开口。

却被沈书手中的匕首，刺入腹中。

她避开顾妄言的视线，将我推下去。

看起来，就像是我自食恶果。

冷硬的角扎的我浑身生疼。

我趴在地上，身下染上血迹。

针扎般疼痛蔓延，凉意遍布全身。

我的孩子……

昏暗的光线中，我朝顾妄言伸手。

冷汗遍布我的脸颊，我哑声喊道：

“顾妄言，救我们的孩子！”

5

他的身形一愣，立马走下楼梯。

却被惊恐的沈书抱住腰。

“阿言，我心脏疼，上次医生说我活不了几天，是不是……”

顾妄言注意力落到她身上，满脸心疼。

沈书脸色苍白，咬唇抽泣。

“舒澄，你是药人，摔下去没事，可……我不怪你推我，可你不能拿孩子开玩笑。”

她几乎站不稳。

顾妄言一脸担心，怒意上头：

“够了！舒澄，你演的真差，我早就结扎了，你的孩子是哪来的？不过求我可怜的借口，你最好祈祷她没事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。”

话音落，他没看我一眼，抱着沈书离开。

我早已没力气，虚弱的躺在血泊中。

良久，我咬破嘴唇，竭力撑起身子。

带着一身血，上了族人的车。

离开这栋别墅。

永别了，顾妄言。

顾妄言回来，等着我向他认错。

却不想，空荡的地下室，只剩一片血迹。

顾妄言突然慌张起来。

脑海中都是我身下的血。

直到助理打来电话：

“顾总，夫人进了火场，警察让我们去收尸……”

顾妄言像被打了一闷棍。

整个人呆愣，注视那片血迹。

等到助理再一次出声，他才回神。

“怎么可能？刘助理，你可别骗我。”

他脸上是侥幸的笑容，喉咙有些哑。

心却提起来，迟迟不落。

这时，手机上弹出一个新闻。

“今日，特大火灾，目前已知遇难人数20人……”

顾妄言心里一紧，点进去看见熟悉的身影。

染血的衣物，显然是我。

这是监控拍到的画面。

而我进去后，就没再出来。

“我们正在查询这几位的身份，请看到新闻的家属……”

手机掉到地上，摔个粉碎。

“不可能，绝对不是她。”

顾妄言摇头，双手颤抖，脚步慌乱，口中不停重复：

“她是药人，怎么可能死呢？对，她不会死……”

“她绝对在等着我，去找她。对，我得赶紧找她，不然她该生气了。”

他瞳孔收缩，自欺欺人，不愿意相信那是我。

直到警察找上门，亲口告诉顾妄言去收尸。

他终于没理由骗自己，去了现场。

原本的建筑几乎成灰烬，烧焦味充斥鼻翼。

顾妄言却没有丝毫察觉。

他目光呆滞，机械地跟在警察身后。

直到警察拿出一枚戒指，瞳孔才动了两下。

“先生，这个戒指，你认识吗？”

铂金失去光泽，他颤抖接过。

顾妄言面无血色，紧咬牙关。

仿佛他不开口，就说明戒指不是我的。

我还好好活着。

“戒指在尸体身上找到的。”

听完这话，顾城终于绷不住，双腿跪到地，轻柔地捧着戒指。

这个戒指，是他给我的第一份礼物。

我一直戴着，从没摘下过。

没想到，却成了我身份的证明。

我烧焦的尸体被领回去。

以顾夫人的身份安葬。

沈家出来闹事，说让顾妄言对沈书负责。

而这一切，都被娱乐记者曝出，网上热议纷纷。

顾妄言抽风一样，不顾舆论。

竟然公开说，我是他的妻子。

将沈书弃之不顾，也没顾忌沈家。

沈家不愿被泼上脏水，想拉着顾妄言一块。

于是，一切都被扒出来。

包括那场令人艳羡的婚礼。

【原来这个才是小三啊，苦了那姑娘。】

【亏我还真情实感，觉得他们天生一对，不过这样一想，他们还真是一对。】

因为这场风波，沈氏和顾氏都受到影响。

而顾妄言则一改以往的风格。

抱着酒瓶，在我们的婚房里不出来。

他穿着新郎服，昏昏沉沉。

不断幻想，我们尚未成功的婚礼。

“舒澄，你怎么会死呢？你不是不老不死，怎么会被火吞噬。”

“你是不是藏起来了，你出来，想办多少场婚礼都行，我们一天一场，去世界各地办都行，只要你回来。”

“我求求你。”

冰冷的酒顺着领口，流到地毯上。

他清醒一瞬，看见我的遗照，不甘地嘶吼出声。

顾厢早就看不惯我，他心里窃喜，却又看不惯顾城念叨我。

“顾妄言，你竟然为一个贱女人，堕落至此。”

“快点出去见沈书，她说不在意之前的事，愿意跟你结婚。”

顾妄言看见她，就能想到之前我受的苦。

脑中无数声音指责他。

酒瓶炸开，他踉跄起身，双目猩红，如同困兽般嘶吼：

“谁准你说舒澄的，她是我的妻子，是顾家的主母，你要尊重她！”

顾厢没想到，顾妄言为了我跟她呛声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，人都已经死了。你要为了一个死人，跟你姐姐吵架！”

顾妄言清楚知道，我已经死了。

却不愿任何人提起。

“滚！再让我听见你说她一句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”

助理打来电话：

“先生，一个护士说有事汇报，是关于夫人的。”

6

顾妄言飙车去了医院。

他越听越崩溃，孕检单被攥出痕迹。

心几乎揪成一片。

“当时，她的伤太严重，差点没救回来，肚子里的孩子也是命大……”

听到这些，他浑身颤抖，惶恐不已。

“不可能，我早就结扎了，那不是我的孩子。”

他双手抱头，不愿承认。

“先生可以再做个检查。”

结果很快出来，助理拿着报告，十分不忍。

犹豫半天，还是将单子递给他。

上面显示他没有结扎。

顾妄言脚步不稳，呼吸急促。

脑中不断回想，地下室那滩血迹。

那就是他的孩子。

我撕心裂肺向他求救，却没得到半点回应。

当时他脑中，全是沈书的病。

只觉得我在骗他。

他竟为了外人，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。

突如其来的真相，让他手脚慌乱。

完全失去平日的稳重。

助理看见顾妄言的崩溃，心下叹息，汇报说：

“顾总，我查到点东西。”

“沈小姐没病，她的体检报告是正常的，也就是说，她一直在装病。”

“我调了别墅的微型监控，发现在楼梯上，沈小姐捅了夫人一刀，您当时在视野盲区，可能没看见。”

顾妄言机械般转头，双目通红，声音颤抖：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他情绪突然激动，双手拽住助理的衣领。

直到听助理再一次重复。

他终于心死，浑身僵硬。

这对他而言，是双重打击。

他失魂落魄，回去翻找我们的合照。

“在哪呢？合照，合照……”

他或许忘了，我们只有一张合照。

还被他亲手烧掉。

至于结婚证，两份都成了灰烬。

无论他怎么翻，都找不到。

“王妈！我和舒澄的合照呢，你见没见过？”

王妈很担心他，却也为我打抱不平。

终究是叹息一声，回答说：

“先生，你和夫人没拍过合照，之前的那张，你亲手烧了，说不喜欢和夫人同框。”

顾妄言沉默不语，继续翻找。

视线却落在一处停下来。

那是我烧掉的灰烬，还留有一角红。

他瞬间忐忑不安，想到我们的结婚证。

下意识去灰烬里翻找，只找到两角。

却也足够证明，这是结婚证。

他捧着两角红，不住摇头。

双腿蜷缩，几乎跪下来。

“不，不是的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不是说每天都会看，怎么给烧了。”

“这是我们的结婚证啊。”

他脑海中满是我的脸。

和我冷酷说出“离婚”二字时的神态。

他只当我疼昏头，乱说话。

毕竟，我爱他入骨，怎么可能离婚。

愿意用心头血救他的人。

怎么可能离他而去。

现在，现实打了他一巴掌。

“原来，她是真的想跟我离婚。”

顾妄言心痛欲裂，不断翻找我的东西。

却找到一堆治疗抑郁症的药。

他瞬间愣住。

往事在脑中翻转。

不知何时，一年四季我只穿长袖。

不再买新衣服。

身上也会多些不知名的伤。

他满心满眼都在别人身上。

从不在意我。

更不知道，我得了抑郁症。

“阿言，你拿这些脏东西干什么？”

沈书跑到他身后，抢过这些扔进垃圾桶。

“脏东西？”

顾妄言一看见沈书，就会想到病床上的我。

他觉得我的苦难是因为沈书。

殊不知，我的苦难是因为他。

他一把拽住沈书的头发。

恶狠狠说道：

“都是因为你装病，舒澄才会离我而去，孩子也没了，我的家没了。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”

沈书不断挣扎狡辩：

“怎么可能，阿言你听谁说的，绝对是污蔑！”

她双眼通红，梨花带雨，惹人心疼。

要是以前，顾妄言会把她搂进怀里，好生安慰。

现在却越发不耐烦。

他面无表情，随意摆手。

证据劈头盖脸砸下，沈书脸煞白。

她知道，一切都瞒不住了。

顾妄言拿起匕首，在她身上比划，残忍开口。

“这都是证据，你还有脸狡辩，看来这舌头是不能要了。”

沈书没见过这样的顾妄言，连忙捂住脸。

惊慌失措般开口：

“舒澄没死！”

7

顾妄言顿时呆住，手上力道松开。

“谁告诉你的？要是骗我，你知道后果。”

沈书连滚带爬，避开匕首。

她手上是我离开时，在机场的照片。

人流中，我包的极为严实，只露一双眼睛。

可熟悉的人，一眼就能认出我。

顾妄言也是，他瞬间欣喜若狂。

连忙让人排查我的踪迹。

没成想，翻遍了机场的所有监控，也没能找到我的身影。

顾妄言疯了一般，在广告上重金寻我。

提供线索者，千万美元奖励。

媒体又为他造了个爱妻人设。

可这一切，我并不关心。

从别墅出来，族长看见我满身鲜血，心疼不已。

我伤的太重，肚子里的孩子太小。

受到重击，根本保不下来。

可能这就是命运。

族中安排了最好的医疗，确保我养好伤。

得知我的护身玉佩被夺，便亲自让我挑玉石，重做一块护身玉。

至于那具尸体，也是族长安排的。

他怕我心里过不去这一关，便使计让舒澄这个人消失。

我族不怎么出世，却有不少人慕名而来。

都奔着药人族的名头，为亲人寻一方救命计策。

久而久之，各界人士都给我们薄面。

做手脚很方便，也不会惹人怀疑。

至于那个戒指，是我亲自摘下，交给族长的。

说来好笑，戒指我戴了三年。

那天才发现，它太大了。

在我手上，轻飘飘没有感觉。

就像那一张假证，虚无缥缈。

我换了国家，换了身份，继续读书。

族长担心我，让族里另一个人陪我。

他叫江淮，明明比我还小一岁。

却说为了更好照顾我，在校外开了家甜品店。

为了不让他生意赔本，我每天下课都来帮他。

顺便在学校里宣传。

很快，生意红火。

店门口每天都排起长队。

甜品口碑越来越好，听他说，在国外还有很多分店。

两年间，沈书突然进了娱乐圈。

却被曝出许多不雅照，后因滥交被封杀。

最终，被人发现死在桥洞下，衣不蔽体。

与此同时，沈氏也曝出产品问题，股价跌至谷底。

不复以前光景。

顾妄言的生意做的越来越大。

经常出现在各大商谈上。

他总是带着铂金戒指，款式老旧，也不值钱。

我一眼就认出，那是我放弃的戒指。

大屏幕上的人，轻抚戒指，深陷回忆。

“我的妻子任性爱闹，却很爱我……”

我关掉电视，不禁翻了个白眼。

顾妄言装什么装，谁还不知道谁。

江淮突然出现在我身后，深深看我一眼。

他温柔的眸中，掺杂一丝烦闷。

“桑宁，今晚陪我参加个宴会吧，保你吃饱喝饱。”

我开心地答应，却没想过，会再一次见到顾妄言。

8

但这次，我内心毫无波澜。

他更加成熟，看见我的那一刻，径直朝我走来，眼中满是激动。

顾妄言怕我再次离开，急切拽住我的手，眼中泛起泪花。

“舒澄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这两年你去哪了？”

“当年都怪我，我向你认错，你原谅我吧。要是没有当年的事，你还是我夫人，我们说不定已经有两个孩子……”

听他提到孩子，我还是忍不住。

我面无表情，甩开他的手，开口打断他：

“这位先生，你在说什么，我听不懂，你认错人了吧。”

江淮赶来，虚搂着我，我窝在他怀里。

顾妄言被这一幕刺红眼。

突然想起什么，连忙将戒指摘下，说：

“这个戒指，我一直戴着，从没摘下来，你当年怎么能丢了呢？现在该物归原主了。”

“还有这个玉佩，我后来才知道沈书装病，她是为了折磨你，要不是她，我们现在还好好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惩罚过她，她不会再欺负你，你跟我回去吧。”

两样东西被塞到我手上。

我不禁冷笑，装作手滑，掉到地上。

玉佩四分五裂，戒指不知弹到哪去。

“你……”

顾妄言一瞬间愣怔，口中的话说不出来。

他看着我脸上的冷意。

蹲下来捧起玉佩，小心翼翼拼起来。

又爬到地上寻找戒指。

“舒澄，你别气，有什么气冲我撒，这可是你最喜欢的。”

我心下发笑。

要是以前，我会欣喜不已。

可现在，这些东西对我来说，就是一堆废品。

没用的东西，就该销毁。

“先生，我不是舒澄，我叫桑宁，我不认识你。”

“不可能，你就是舒澄，你身上……”

他下意识反驳，却突然顿住。

因为我身上没有那颗痣。

痣早就被我弄掉了。

我十分不耐烦，高跟鞋踹上他的手，踩到地上。

顾妄言拼好的玉佩，碎的更厉害。

他不可置信看向我，见我丝毫不伤心，双手颤抖。

我揽住江淮的胳膊，毫不在意说：

“这位先生，你要是想追求我，破铜烂铁可打动不了我。”

顾妄言双眼通红，不可置信说：

“破铜烂铁？”

他试图从我身上寻找从前的影子，却找不到一点。

“那是我们爱的证明啊。”

我不屑抬眼，嗤笑道：

“你可真会自欺欺人。”

顾妄言视线扫过江淮，像一头发怒的狮子，拽住他的衣领：

“是不是你做了手脚？不然，舒澄怎么可能不认我，她明明那么爱我，甚至愿意把心头血给我治病，她不会就这样放弃我的。她只是生气了，等我把她哄好……”

他激动不已，不加掩饰把我做的蠢事公之于众。

江淮神色冷酷，终于忍受不了，安抚般看我一眼。

上前一步，狠狠朝顾妄言脸上抡去。

“你这个孬种！还好意思说，就凭你以前做的，足够千刀万剐了，别说这辈子，哪怕是下辈子，下下辈子，你都别想靠近她一步。”

“女人为你付出，你坐享其成，还勾三搭四，真是丢男人的脸。呸，老子告诉你，她多看见你一眼都觉得恶心，别在这儿装模作样，真是不怕折寿。”

顾妄言斜眼看他，吐出口中血沫，似笑非笑看向我。

“舒澄，你不想跟我回去，就为了这个小白脸，我锦衣玉食养你这么多年，他能给你以前的生活吗？”

“不过是个甜品店老板，在我手上，还不如蚂蚁，我随时都能捏死。”

“你是高兴了，不考虑他的死活吗？”

9

顾妄言的视线黏在我身上，让我毛骨悚然。

两年不见，他脾气更差了。

我担心地望着江淮，心里算计着。

江淮做小生意，在顾妄言面前根本不够看。

他这两年帮我很多。

最开始那段日子，我抑郁症发作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

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。

是他每天围着我转，给我安慰。

后来，他开始教我做甜品。

他说，做甜品能感受到快乐。

渐渐地，我爱上香甜的味道。

学会放过自己，放过以前。

从前幸福的日子滑过。

我不能连累他。

我下定决心，准备从江淮身后出去。

却被他一把拉住，将我护的更牢。

他温柔的眼神，让我心绪平静。

刘助理突然出现，复杂地看向我，苦口婆心：

“夫人，甜品店已经被收购，您只要跟先生回去，一切都好说。”

顾妄言桀骜不已，不屑地看着江淮。

周围的宾客窃窃私语，不断往这边看。

“两男争一女的戏码，不知道谁能赢。”

“要是顾先生真爱妻子，她也不会不愿意回去。这爱妻人设立的真好，我都被骗了。”

顾妄言丝毫不顾及他们，用言语威胁我。

“舒澄，快跟我回去，不然，不仅他的店保不住，我敢保证，将来没有一家店敢收他。”

他想欣赏江淮的惊恐，但江淮笑出声，看热闹般鼓掌。

“顾总真是好大的架子，不知道西城的那块地皮，你还想不想要了。”

江淮浑身气势一变，眼神凛冽。

将顾氏递的合同扔到地上，踩了两下。

随后潇洒自我介绍。

“鄙人不才，姓江，江家的江。”

顾妄言的黑脸告诉我，江淮到底多厉害。

他拉不下这个脸，转身就离开。

临走前，狠狠瞪江淮一眼。

我一直担心，顾妄言会耍什么阴招。

却没想到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。

三年过去，一次偶然，我从别人口中得知，顾妄言早就去世了。

原来，沈氏的灾难是他造就的。

沈书的死，更是他亲手设计的。

有人收集材料，递到警局。

顾妄言当即被抓捕。

他对自己做的一切供认不讳。

后来，查出他有精神病。

总是对着阴暗的地方，喊我的名字。

于是，他被终生关到精神病院。

一个雪夜后，他身着单衣，躺在马路中央，身上盖着厚厚的雪。

破洞口袋里的纸上，写满了“舒澄”二字。

没人知道，死前他遭遇什么。

不过，这都不是我关心的。

江淮从身后搂住我，俯身亲我一口。

自从那次，他把我护在身后。

我发现，自己对他的感觉不一样。

终于，除夕当天，他拿着玫瑰，向我求婚。

“宁宁，这是我的第一个求婚计划。要是你不愿意，不用勉强，我……”

我捂住他的嘴，快速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。

“好，我同意了。”

远处，鞭炮声响，充满了阖家欢乐的气氛。

我们十指相扣，一瞬间对视，火花在我们之间点燃。

江淮深情望着我，眼底泛起波澜。

“宁宁，以后的每个除夕，我们一起过。我们会有孩子，组成温馨的家……”

我们之间没有波澜壮阔，没有任何苦难，有的只是每一分甜。

窗外阳光正好，鼻尖萦绕着香甜的味道。

此时，我和江淮幸福的依偎着。